

# 1. 姜春平：“山海情”里走出筑路郎

2020年12月3日23时30分，云南玉楚高速公路旧寨隧道正加紧施工，突然有个声音嘶力竭地呼喊：“快撤！隧道要塌方了……”

仅仅10多分钟，16名工人和价值360多万元的机械设备安全撤离后，轰隆一声巨响，整个掌子面被掩埋。事后测算，因地质突变，此次坍塌长度达38米，塌方量5000立方米以上。

预感危险并果断疾呼的就是姜春平，这次化险为夷让工友们见识了姜春平的“英雄本色”。

近日，中铁七局三公司玉楚高速项目副总工、旧寨隧道负责人姜春平被授予“中国中铁优秀共产党员”“中国中铁安全生产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 走出贫穷，知识改变命运

宁夏固原，曾被联合国评价为“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热播剧《山海情》讲述的就是这里从“贫困样本”变成“脱贫样本”的故事。

“家乡移民搬迁后，不少人搬到了闽宁镇，政府补贴盖了新房。公路修到了门口，装了路灯，通了自来水、互联网……”姜春平笑着说，《山海情》里的剧情就是家乡变化的真实写照。

正是那段努力走出贫苦的经历，练就了姜春平坚韧不拔的品质。

1987年5月，姜春平出生在固原市隆德县小山村的一间土坯房里，父母目不识丁，终日在土里刨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

去县城上高中前，家里吃水都是从几里外的山坳里打。一到旱季，等一瓢水渗出要十几分钟，打满一桶得两三个小时。

“我一定要走出去！”姜春平产生了强烈的改变命运的信念。这之后，他在煤油灯下发奋苦读，终于在2008年考取了哈尔滨铁路职业技术学院铁道工程专业。

上大学前的暑假，他来到500公里外的白芨沟煤矿打工，1个月后当他将挖煤挣来的1200元递到父亲手上时，已然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

大学生涯，姜春平白天苦读，晚上去餐馆端盘子，挣出每天 20 元的生活费。

“同学，你对我们单位野外工作的性质了解吧？能接受吗？”“了解！我完全能接受！”在校园招聘会上，姜春平坚定地回答招聘人员。

### **走上工地，锚定人生目标**

进入三公司后，姜春平在四川巴达铁路施工现场，短时间内就可以独立完成多项工作，最终成为公司优秀见习生，提前半年定职并被破格提升为技术部长。同时，他还被委任以测量主管、工经部长、瓦斯检测员，成为“多面手”。

在新疆明哈高速，昼夜温差大，材料热胀冷缩，前一天做好的路面，经常第二天就在接茬处隆起 10 多厘米。为攻克这个难题，姜春平白天带领同事在 100 多摄氏度的沥青砼料炙烤下测量，晚上在试验室反复试验。最终他们找到了解决方案：在摊铺前先用切割机将接茬处切齐，并每隔 200 米做一道横向切缝后灌入沥青。这一方法也成为公司之后在高温差地区施工的标准操作。

“工地很苦，但我从没想过转行，就像小时候读书苦，我从未想过辍学。”他说正是这份工作，他才能用双手为家人创造幸福，这就是他坚定信念跋涉“筑路人生”的力量源泉。

### **走进隧道，专注成就事业**

“旧寨隧道区域主要是破碎的板岩和泥岩，自稳性就差，又处于富水带，洞内涌水容易引起围岩崩塌……”平时不善言谈的姜春平，一谈起施工就滔滔不绝。

为了方便随时进隧道，姜春平把宿舍搬到了隧道口的工区，和工人们同吃同住。他每时每刻都在看图纸、查资料、记笔记，现场有几根柱子、几道弯，工程的重点、难点在哪里，都清晰地印到了他的脑子里，同事们称他是“活图纸”。

每天最少两次的现场巡查风雨无阻，在现场不厌其烦地讲注意事项、技术标准，他还将梳理的技术细节编制成《隧道施工现场卡控要点》发到每个人手上。10 多年来，他记录的各类技术、管理、心得笔记有 20 多本。丰富的经验，让姜春平有了随时发现隐患的“火眼金睛”。

也正是对施工安全技术深刻掌握、对现场情况了如指掌，以及精准研判加上极端负责的态度，让他在关键时刻化身“超级英雄”。

## **2. 铁警钱一鸣：件件小事总关情**

**央视网消息：**当你面临危难时，你的脑海会闪现一个熟悉的号码“110”。当你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他们一句不变的承诺会给你无微不至的关怀。当你坐在候车大厅里、走进火车站广场时，一座座如山的“藏蓝色”背影会给你最深沉的安全感。他们服务人民的初心始终如一、脚步永不停歇。这些正是北京西站派出所警务执勤四队副队长钱一鸣在日常工作中的真实写照。从警9年来，他一心想着旅客、一切为了旅客，在一件又一件的为民小事中践行着自己的入警初心。

### **处理棘手问题，他总是一马当先**

浓眉大眼，国字脸，性格内敛、办事稳。钱一鸣从小受父亲影响，养成了敢于担当、严肃严谨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作为一名85后的年轻民警，他工作起来一板一眼，同时向前辈请教工作经验，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业务能力，并逐渐成为警务执勤队的中坚力量。无论是岗位大比武、执法办案还是为旅客解难事，他总是冲在前头、干在前头。66岁的潘大爷在北京西站候车时，把装有手机、车票、身份证的行李放在候车室座位上。离开候车室去超市购物后，想不起来自己是在第几候车室。着急的他来到了警务工作站，找到了正在执勤的钱一鸣求助。钱一鸣一边安抚潘大爷情绪一边引导他回忆进站候车的过程。潘大爷回忆自己是从南广场进站后进候车室候车，具体哪个候车室也记不清。钱一鸣带着潘大爷把南二楼几个候车室查看了一遍，均未找到行李。钱一鸣判断潘大爷有可能是记错了方向。于是带着大爷前往北广场。大爷很快回想起自己在北广场检票进站后就进入了第二候车室，并且很快找到了自己的行李。看到潘大爷脸上的笑容，钱一鸣觉得这段“弯路”走的很值。

### **武汉解封，他参与接送第一趟“离鄂返京”专列**

2020年3月25日17时50分，随着十堰东开往北京西的G4834次列车缓缓驶入北京西站第11站台，标志着离鄂返京专列运输工作正式开始了。为了保障旅客安全有序出站、“点对点”运输回京，钱一鸣严格落实上级的指示要求，参与接送了第一趟接车及安全护卫任务。说起这次经历，有一幕至今让他记忆深刻。钱一鸣在引导旅客有序出站时，发现一名旅客逆着人群行走。看到此情况，为了避免影响正常的通行秩序，他便叫住了那名旅客。经询问得知，原来旅客李先生6岁的儿子在后面和他走散了。想到孩子父亲此刻焦急的心情，钱一鸣立即高高举起了手中的对讲机，走在前面负责将人群分开，让孩子父亲紧紧地跟着自己。两人“逆行”二十多米后，终于在队伍里看到了正在哭泣的小男孩。也没多想，钱一鸣一把把孩子抱起，带出了人群，回身交给了孩子父亲。看到孩子的那一刻，李先生红了眼眶，连声向钱一鸣道谢。钱一鸣一路护送父子俩一直到他们回家的大巴车前。钱一鸣说，自己也有一双儿女，每次看到父子团聚的场景都心里暖暖的。

### **旅客有难事，他一直记挂心上**

工作中，钱一鸣经常会接到旅客报警求助。在他看来，旅客在出行路上遇到难事了，常常会有孤立无助的感觉。“有困难找警察”这句耳熟能详的话，寄托着老百姓对人民警察的深厚的信任与感情。他不能辜负这份信任。今年5月4日，来北京看病的旅客范先生不慎将一个放有一万元现金的白色手提袋，遗忘在北京西站验票验证口，当他踏上火车的那一刻，才想起来一万元治病钱和病历都不见了。心急如焚的他拨通了北京西站派出所的报警电话。

钱一鸣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附近寻找，并找到了手提袋。打开手提袋后进行清点，包内的数张医院 CT 照片、病历和现金一万元，现金一分未少。火车上 71 岁的范老先生在电话中听到现金失而复得的消息，激动的再三表示感谢。他说一万元的看病钱不是小数目，真是太感谢民警帮助找回来。

“一心想着旅客，一切为了旅客”。2017 年至今，钱一鸣共为旅客做好事 328 件，找回行李物品 200 余件、价值 10 万余元，查获网上在逃人员 41 人。如今暑运就要到了，钱一鸣仍然扎根在安保一线，依然一如既往的为广大旅客的平安乘车、安全出行而忙碌着。

### 3. “曼巴”樊海宁：20 多年守护牧民健康

在青海大学附属医院肝胆胰外科会议室内，樊海宁（前）正在与同事们一起会商病情。

本报记者 贾丰丰摄

曼巴，在藏语里是医生的意思。

翻看“曼巴”樊海宁的微信朋友圈，“治疗包虫病”是出现最多的内容。包虫病是一种寄生虫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为了防治包虫病，共产党员樊海宁倾注了无数心血。

作为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樊海宁还是医院肝胆胰、包虫病外科的负责人，包虫病是他最主要的攻克对象。从 27 岁选择从事包虫病防治工作开始，20 多年的时间里，樊海宁跑遍了青海的山山水水，做了上千台手术。在牧民眼里，他是专家，更是可以信赖的健康守护人。

全面筛查

车如舟，行驶在茫茫草原上。

从玛沁到达日，从班玛到甘德，2019 年刚入夏，樊海宁和同事们一路奔忙在平均海拔 3000 多米的青南地区，对当地的包虫病患者进行筛查。“只有准确掌握患者的真实数据，我们的诊治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全面筛查，是攻克包虫病难题的第一步。

“上了车连睁眼都觉得费劲，可下了车又精神饱满地做起检查。”路程远，高原反应强烈，地理环境给樊海宁的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挑战。

有知识、有技术，还不够，更要懂患者、能应用。如何扩大筛查面？在多次和牧民交谈、了解当地人生活习惯的过程中，樊海宁发现，可以依托学校，先给孩子们筛查，然后再动员他们告诉自己的家长和亲邻。

就这样，学校成了流动医院，教室成了临时诊室，凑齐桌子，摆上机器，挂起帘子，采血、验尿、做B超，一样不落。省去路上的奔波，简化了就诊流程，主动来筛查的牧民越来越多。

“饿了吃泡面，困了就趴在课桌上休息，晚上都住在教室里。”经过3个月的辛苦工作，在青海省卫健委的帮助下，樊海宁和同事们终于实现了全省牧区包虫病筛查的全覆盖，并建成了包虫病患者数据库，筛查数据让政策制定和诊疗救治有据可依。

### 倾心治疗

夜已深，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的主楼依然灯火通明。四楼手术室外的长廊上，才让当智来回踱着步子，等待手术结果。

他的妻子正在做包虫病手术。

“手术一切顺利！”伴随着手术室“吱扭”的开门声，这句话让才让当智放了心。去年11月发生的这一幕，樊海宁和同事几个月来常常遇到。

2020年，青海对全省现有需要手术救治的包虫病患者集中开展治疗，实现应治尽治。研判病情、分析病灶、巡视病房、答疑解惑……樊海宁每天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虽然诊疗任务重，但樊海宁总是喜欢和患者多聊两句。由于牧民们大多说的是藏语，每次沟通，只能借助翻译人员，沟通难度大，樊海宁也从不偷懒：“有时候，我们多问一句，对患者来说，可能就少一分疼痛，多一分温暖和希望。”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去年底，樊海宁和同事们基本完成全省包虫病患者手术任务。“我们也收获了很多，包虫病诊疗水平提升，团队也得到了锻炼。”樊海宁说。

### 做好预防

“樊医生，可以留个电话吗？”很多患者出院前除了跟樊海宁道别外，还要留下他的电话号码。

“有了电话号码，我们就能随时联系到樊医生，心里也就踏实了。”才让当智说。如今，他的妻子已从手术中恢复，能做一些家务了，“不只是妻子，我们全家现如今都过得更舒坦了。”

对于樊海宁来说，成功救助患者让他欣慰，但多次的治疗也促使他不断思考：“如何让大家彻底远离包虫病的困扰？”

“其实，包虫病完全可防可治，关键是从观念上正确认识它，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为此，樊海宁也常常主动记下患者的电话号码，“一来方便做术后回访，二来是想通过他们，把包虫病防治的知识、政策，宣传给更多的人。”樊海宁扶一扶眼镜框，清瘦的脸上充满坚毅，“做好预防是一场不能输掉的持久战。”

开展包虫病防治宣教、免费筛查、制作包虫病宣教片……樊海宁现在比以前更忙了，也更有信心：“随着牧区人居工程、饮水工程等基础设施的持续改善，包虫病在牧区的发病率已经大大降低，牧民们的预防意识也在不断提高。”

“尽全力救治每一位患者、温暖每一位患者，把包虫病预防知识传播到每一项帐篷，为了守护好牧民的健康，我会一直干下去。”樊海宁干劲十足。

## 4. 彭锦溪：共产党员不是来享福的

“做一个共产党员，不是来享福的，他是要吃苦的，要带头起表率作用的。”党龄 65 年的彭锦溪深有感触地说出这句话。

作为汕尾市税务局首任局长，彭锦溪从事税收工作将近 47 年，他带领着汕尾市税务局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同时，作为一名 87 岁的老党员，他也一直关注着整个汕尾市和汕尾税务的发展，见证着汕尾市走向繁荣。

### 艰辛创业

#### 单车曾是最高配置

1950 年 12 月，年仅 15 岁的彭锦溪，经一位税务所所长介绍，开始参加税务工作，从此便与“税”结下了不解之缘。

那时候，办公场所条件不完善，老税务人要手打算盘对票证进行审核。同时，税收征管条件相对落后，税源也相当分散，申报缴纳税款的条件也不如现在。在大年除夕等重大节假日，经常需要全体出动下乡收税。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办税条件没有这么便利，交通也不发达。单车算最好最高配的了，特别是农村的，有的连单车都没有！”彭锦溪回忆，“有一次大年三十，我和几个同事还下乡去收税，我依稀记得那乡间小道很难走，但当时心里不感到苦。”

1988 年，汕尾建市。同年 5 月，汕尾市税务局正式组建成立，彭锦溪就任第一任局长。

当时，城市经济相对落后，税务部门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

成立之初的汕尾市税务局，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靠着租借场所办公，几经搬迁。直到1992年，汕尾市税务局才开始筹建办公大楼。1994年，汕尾市税务局办公楼揭牌落成，汕尾市税务局有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场所。

然而，这还不是最困难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人才短缺。彼时，整个市税务局仅有8个工作人员。为解决办公及人员配比问题，彭锦溪从各县区税务部门借调人员帮忙，并带领团队学习最新的税收政策，实地考察走访纳税户，从根本上解决纳税人的所需所求。

从一开始与其他单位联合办公，到现在有独立办公大楼，看着汕尾税务系统的发展变化和汕尾税务铁军的不断成长壮大，彭锦溪不禁感慨：“税收工作有了很大进步与变化，征收条件、管理水平得到显著改善和提高！”

历经初期的各种挑战，汕尾税务各项税收工作逐渐步入正轨，1993年全市税收收入达到19354万元，是1987年建市前海陆丰2个县区税收收入的近5倍。

## 不忘初心

### 共产党员带头吃苦

1956年3月，彭锦溪参加党组织。谈到自己的入党原因，他表示：“当时参加党组织是追求进步，那时候（想）对工作多出一份力，其他想法很少。”

参加税务工作近47年，从一个税兵成长为一个处级干部，彭锦溪认为有三个关键因素：“一是共产党的教育和培养；二是自己能勤勤恳恳做事，和老老实实做人；三是有同志的团结和帮助。”

作为一个“80”后老人，近年来，彭锦溪也深刻感受到汕尾发生的“巨变”：经济发展很快，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群众满意度日益提升。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汕尾建市之初‘路不成路’，甚至用水都有困难，而现在的汕尾大道四通八达、环品清湖路建设得更完善、各种断头路逐步被打通”，彭锦溪感慨，“现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更高了，基础设施更好了，民生短板慢慢补齐了。”

而这样的发展变化，离不开像彭锦溪这样的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努力和追求。作为推动汕尾市城市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汕尾税务部门一直被赋予重任，一代代税务人也前赴后继，奉献青春。

退休后的彭锦溪，也还一直关注着汕尾税务的发展和变化。他表示，现在税务人员的能力素质和学历水平都较到位，这让他感到欣喜。“希望新时代税务青年能够更上一层楼，为汕尾建设添砖加瓦。”

彭锦溪提醒后辈，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是来享福的，他是要吃苦力的，要带头起表率作用。“年轻人比我们更有条件，文化也高，更有能力来承担这个义务和责任。”（陈盈盈 郑嘉慧 叶宁宁）

## 5. 钱七虎院士：老党员履新职

“涓涓不塞，是为江河；源源不断，是为奋斗；生生不息，是为中国。”6月25日，白发苍苍的钱七虎院士表达了自己将继续为党奋斗的决心：“我一定继续奋斗，发挥65年党龄的老党员、老科技工作者的积极作用。”

钱七虎院士曾获国家最高科技奖，他是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党建工作指导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学会党建工作先进表彰大会上吐露了这番心声。

学会是由同一学科的研究者组成的学术团体，目前中国科协所属的全国学会有200余个。在喜迎建党百年华诞之际，中国科协党组决定组建学会党建工作指导委员会，进一步加强党对学会的全面领导，由钱七虎担任该指导委员会双主任之一。

### 希望“再开新局面”

“这既是对我信任，也是对我这名老党员的再一次考验。”钱七虎说：“我将尽心履职，推动学会党建工作再开新局面。”在钱七虎看来，吸纳科学家作为委员，这是对科学家的激励和鼓舞，符合科协组织的特点，能够充分发挥科学家的示范引领作用，加强对学会党建重大共性和科技界重大事件的战略研究。

“大家都在学习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两弹元勋绝大部分像钱学森、朱光亚、邓稼先等都是在国外已经有很高的职位、待遇，学术上更是卓有成就，他们响应党的号召，为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家埋名隐姓、艰苦奋斗，弘扬的就是这么一个无私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钱七虎说：“说到底，科学家精神就是党性在科学家身上的体现和反映，是革命人生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科学家身上的反映和体现。”钱七虎表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形势逼人、挑战逼人，应该切实加强学会党建，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继承和弘扬这种科学家精神。

### 再履职有更多期待

钱七虎曾担任过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理事长，尽管2016年他已卸任，但对学会工作仍予以关注和参与。据他介绍，该学会以党建为引领，曾为三峡工程、溪洛渡、向家坝、



乌东德、白鹤滩等国家大型水电工程建设提供咨询服务，并且曾为川藏铁路建设难点和军民融合提建议、破难题，还积极开展“一带一路”国家科技交流。

此次以老党员的身份再次履职，开展全国学会党建工作，钱七虎表示，将增强广大科技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信心和决心，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报效祖国，把人生理想融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中。

“科技工作者要始终自觉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着眼，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他还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认真学习党史，“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弘扬科学家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全面提升开放创新能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将直面问题迎难而上

谈到当前的形势，钱七虎表示，当前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突现了科技自立自强的极端重要性和空前的紧迫性。“科技工作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责任更重，压力更大。”

钱七虎认为，面临这种形势，更要加强党建，激励新一代科技工作者发扬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树立敢为天下先的雄心壮志。

“老一辈科学家都是把救国救民当作自己神圣的责任，在党的领导下科技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钱七虎说，当下更要“直面问题，迎难而上，敢于探索科学‘无人区’，勇于挑战最前沿的科学问题，力争成为领跑者、开拓者。”

## 6. 严明友：一位新四军老战士的生命之歌

本报记者戴威、胡锐、林翔

6月中旬，江淮之间，烈日当头。

92岁的严明友低头看了眼乐谱，手指在琴键上摸索起来。

琴声时停时续，倒不是因为技法生疏，而是脸上不时滴落的汗水让他有些分神。拿出手帕擦拭脸颊，又定了定神，他继续弹奏起来。

前奏落下，他开始轻轻哼唱，沙哑的歌声和着琴声，传向远方……

**《黄河大合唱》：我们心里是有信仰的**

见到严明友时，他正弹琴备课。

我们接连唤了几声“严老”，他才察觉到我们的打扰，起身道：“你们好，我不叫严老，我叫严明友，是个音乐教师。”

一时间，很难把眼前这个笑容和蔼的老人和经历过纷飞战火的新四军战士联系起来。

80年前，那是一个烽火连天的年代。年少的他就和千万同行者一起抗击外敌侵略。

严明友的家乡——安徽定远，正是新四军抗击日伪的重要阵地。从小目睹日伪暴行和新四军同乡亲们的鱼水深情，13岁时，刚刚小学毕业的他便报名参加新四军。因为年纪尚小，部队拒绝了他上阵杀敌的请愿，而是让他去政工队报到。

这个从未唱过歌、演过戏的农村孩子，阴差阳错地和艺术结缘。

“苦闷时唱《松花江上》，战斗胜利唱《义勇军进行曲》，走上刑场唱《国际歌》。那时候我们穿着草鞋唱歌，不为名不为利，只是为了抗日、为了革命。音乐是美的呀，音乐的力量超过战争！”老人一脸坚毅，眼里仿佛闪过几帧从前的影像。

他说，那时唱歌，既悲壮又幸福；那时生活，异常艰苦却又充满希望。

严明友告诉我们，当时部队条件艰苦，平时根本吃不到肉，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一捧山枣、几个鸡蛋。“很少感到饥饿，从不会抱怨，因为我们心里是有信仰的。”他说。

那时候，严明友最爱听爱唱的歌是《黄河大合唱》。“只要听到这首歌，就能感受到，中华民族是压不垮的。”严明友说，大家都有信心，总有一天，会把敌人赶出国土，到那时每个人都能过上好日子。

不是所有人都等到了胜利那天，还有些人倒在黎明之前。

在严明友看来，现在的每一天“都是赚的”。“那么多人为了国家牺牲，和他们比起来，我活得太久了。”他说，那些牺牲的战友偶尔还会出现在梦里，他们还是年轻时的样子。

在严老师的课堂上，音乐教育和爱国教育不分彼此。

教孩子们严于律己，他会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希望孩子们勿忘国耻，他会教《太行山上》；让孩子们热爱祖国，他会唱《歌唱祖国》……

每堂课，严老师都会给孩子们讲自己和战友们的故事，告诉孩子们今天的一切来之不易，希望他们享受音乐、热爱生活，更要热爱祖国。

“我想让孩子们懂得，金钱有价值，但世界上比金钱有价值的东西太多了。气节、良心、人民利益……哪条都比金钱有价值。”严明友说。

### **《爱的奉献》：把遗嘱带在身上**

在定远县朱湾小学的孩子们眼里，严明友老师是深蓝色的。

一年四季，他把自己丢进一件洗得褪色的旧中山装里，配上一双磨得发白的旧布鞋。

生活极尽简朴，老人家“抠门”得可怕。

几十年来，不到 20 平方米的破瓦房就是他的家。

一张桌子、一台煤气灶、一口锅、一架视若珍宝的钢琴，几乎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一碟咸菜、一碗挂面、一杯开水，就能打发一顿饭。

不过，老人家有时却又格外“大方”。

每年六一儿童节，朱湾小学、朱湾中学的学生和工作人员都会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一盒售价 6 元的绿豆糕。共计五六千元的花销，对他来说，不算是小数目，不过这样的礼物已送出多年。

严明友说，自己见不得别人落难。

每个月 3000 多元的退休金，除了 600 多元的个人消费，几乎全部用在别人身上。捐给灾区、捐给失学儿童、捐给需要帮助的人……

“我的钱都是党和人民给的。”严明友说。他能捐出去的，甚至不止金钱。

在严明友中山装的口袋里，藏着一张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表，上面有一段遗嘱：“我的一切器官捐给品德好的工人、农民、战士患者……”这是一个秘密，他不愿告诉任何人。有人猜测，他把遗嘱带在身上的目的，是担心如果有天突然离去，最后的志愿无法实现。

然而，这个愿意为他人付出一切的老人，有时又和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

尽管枯瘦得像把稻草，他却依旧锋利。在很多人眼里，他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怪老头”。

“请客不到，送礼不要，奉承不听，私情不搞，任何事只有自己做才是真实的。”这是他最常和孩子们分享的一句话。

他永远在拒绝。

拒绝上级领导的好意，拒绝优厚的待遇，拒绝花环和荣誉……

这两天，记者的突然造访让他平添了些心事。

“记者同志，我们私下聊聊天，不用报道出来，我这人没有什么好讲的，就是个普通人，也没做出什么事。”严明友认真地说。

他的故事并不普通。

1952年，23岁的严明友复员被分配到江苏盱眙县文教科当会计，但他强烈要求到条件艰苦的学校教书。

“所有职业里，只有教师有寒暑假，我想着假期可以去帮老百姓干农活。”只当了63天会计的他，后来从盱眙回到家乡定远，从此再也没离开过孩子。

60岁时，严明友上完了自己的“最后一课”。本该离开讲台的他却犹豫了起来。

看到乡村学校音乐教师短缺的状况，他决定义务支教。“有人讲农村孩子不需要学音乐，我不同意。”在他看来，音乐教育对于农村孩子来说，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音乐能培养抽象思维，陶冶情操，使人进步。”谈起音乐的作用，严明友滔滔不绝。

原以为只是短暂驻留，不觉间又走过30个春秋。

朱湾小学的黄校长说，有一年文艺汇演，一位学生为严明友送上一首《爱的奉献》，这位平日里硬得像枚蚕豆的老人在台下竟然哭红了眼。

**《我的祖国》：没什么比给孩子上课更大**

谁都想永远年轻，严明友也不例外。

他倒不是向往更强健的体魄或更旺盛的精力。他只是觉得，自己的衰老和孩子们越来越不相称。

膝下无子，他的身旁却总有孩童相伴。严明友说，自己离不开孩子。

走在校园里，不时会有学生小跑着向他奔来，奶声奶气地递上一句“严老师好”。他总会欠欠身子，再认真地回一声“你好”。

“我一辈子不用‘苦’‘累’这两个字，因为我天天跟小孩子在一起，是很愉快的事情。”他说，自己已经很老了，老到忘记很多事情，但是教过的一届届孩子们却留在脑海中。

严明友说，自己该离开孩子了。

“我的年龄和孩子们悬殊太大了，不好意思再和他们打成一片，我老得太不像样了，是不是啊？”他咧了咧嘴，沟壑纵横的脸上露出一丝苦涩。

80岁那年，他就下过一次决心，作别心爱的孩子们。

这次告别只持续了不到一周，更像是跟孩子们请了个短假。

“两个六年级的女生哭着找我，说如果我不教她们音乐，她们就没办法唱歌了。”严明友说，孩子们喜欢的不是自己，而是音乐。如果歌声还能给孩子们带来快乐，他就应该继续下去。

“现在要依靠青年人前进，如果不向你们学习，我就是老顽固了呀。”严明友说，要想保持年轻，要想和青年人站在一起，学习永远不能落下。

2006年，严明友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时年77岁的他利用暑假自费到原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钢琴演奏。

如此高龄，几乎是零基础学起，无异于天方夜谭。几乎所有人都不理解他的决定，甚至包括他的授业老师。

“教合唱的时候用钢琴，小孩子会更感兴趣，效果更好。”严明友的理由很简单。

一万多元的培训费、无数个日日夜夜，手上的老茧又厚了一层。他终于可以在黑白格上为孩子们的演唱伴奏。

“如果钢琴满分是 100 分，那我最多只能打 0.1 分。”严明友笑着说。

他对自己永远不满足，对音乐却绝对虔诚。

在他宿舍的桌子上，整齐地码放着一叠歌单。每张歌单对应一首歌曲，开课前，他总要拿起毛笔，在纸上一笔一画地抄写歌词、简谱。

写错一个字，他就重新拿白纸再誊一遍。一张歌单，经常要写三四个小时。有时为了不耽误下午的课，他干脆不吃午饭。“饿一顿又能怎样？吃饭是最不重要的事情，没什么比上课更大。”严明友正色道。

课前一小时，他会到教室练声。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声音足够响亮，坐在最后一排的孩子都能听得清楚。

每当上课铃响起，他的眼里便会多些光芒，聚焦在孩子们的脸上。

采访结束，仿佛是一堂课告一段落。

老人向我们微微鞠躬，又转身离去。

也不知是谁起的头，人群中突然响起严老师的最爱：“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歌声中，我们更加确定，一首歌会落幕，但总有些旋律声声不息……